



# 回憶中的契訶夫

阿維洛娃等著



# 大勢中的中國

柯紹基著

阿維洛娃等著

# 回憶中的契訶夫

汝龍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7 •

Л. А. Авилова

Чех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

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, Москва, 1954.

回憶中的契訶夫

阿維洛娃等著

汝 龍 譯

★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

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★

書 号 1375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29 印張 4 12/29 插頁 1 字數 78,000

(原平明版印 3,300 冊)

1957 年 5 月新 1 版

195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2,000 定價(7) 0.42 元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書收回憶契訶夫的文章三篇，都是契訶夫的同時代的作家和藝術家所作。這些文章涉及他的社會思想和文藝思想，他的爲人和他的氣質，他的作品和生活等，對於理解契訶夫其人及其作品都是有幫助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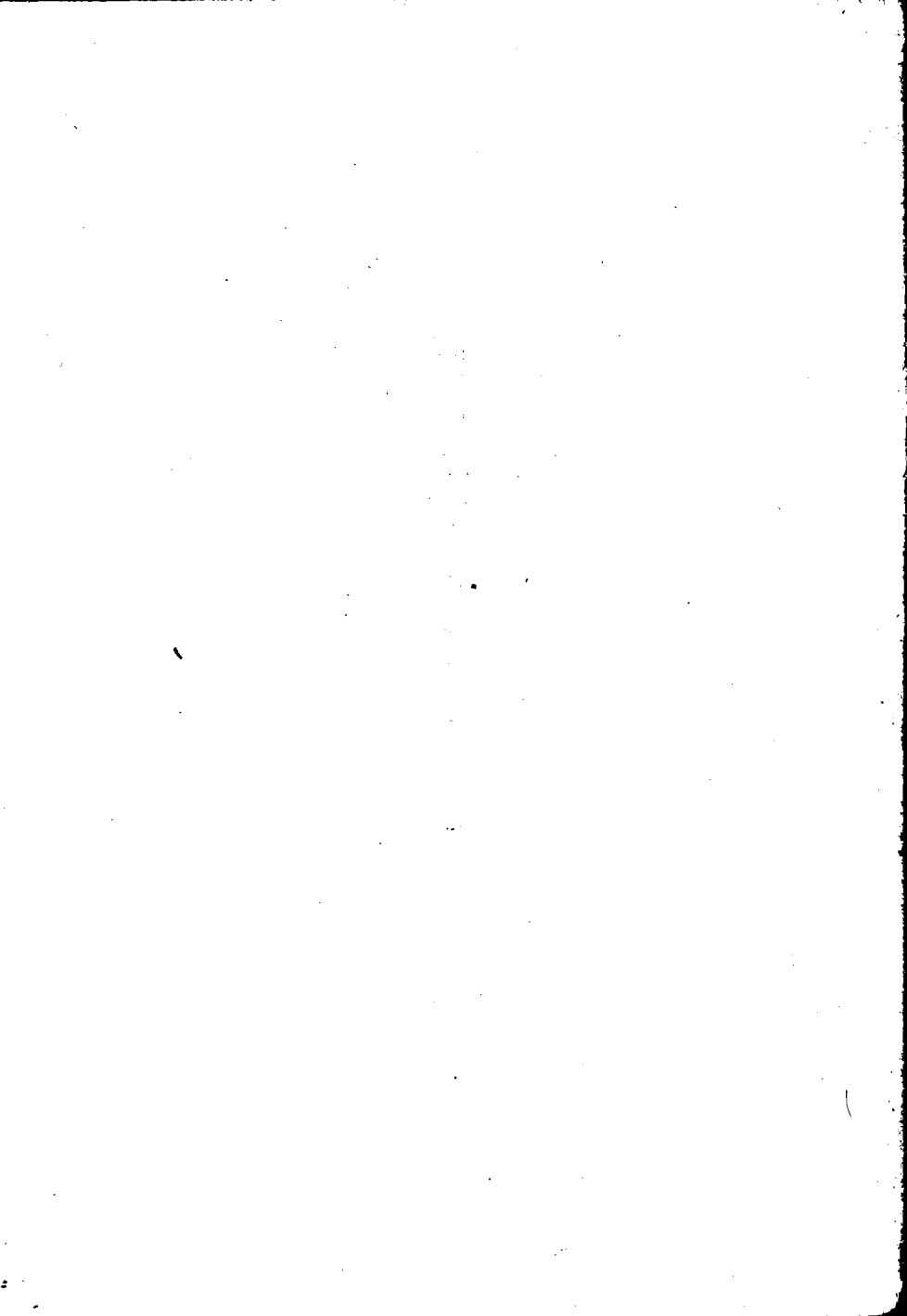
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在我生活裏的安·巴·契訶夫（阿維洛娃） | 三  |
| 跟安·巴·契訶夫的相見（列 賓）    | 二三 |
| 安·巴·契訶夫（威列薩葉夫）      | 二四 |

回憶中的契訶夫（第二集）





## 在我生活裏的安·巴·契訶夫<sup>①</sup>

阿維洛娃<sup>②</sup>

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我收到姐姐寫來的便條：「務必馬上就來；契訶夫在我們這兒。」姐姐嫁了一個銷路很廣的報紙的主筆兼發行人<sup>③</sup>。她的年紀比我大得多。她身材嬌小，頭髮金黃，兩隻大眼睛現出夢悠悠的神情，手脚都秀氣；她總是在我心裏挑起嫉妒的溫柔的感覺。跟她站在一起，我就顯得臉蛋太紅，個子太高，身材太胖了。……況且，我是莫斯科人，在彼得堡纔住了一年多。她家裏常有許多名流：演員啊、畫家啊、歌唱家啊、詩人啊、作家啊。而且她的過去，她的婚姻，在我的眼睛裏，給她裹上了一層靈光——當

① 根據一九五〇年倫敦 John Lehmann 出版 David Magarshak 編譯的 Chekhov In My Life 譯出，並根據一九五四年蘇聯國立藝術文學出版社出版的 Чеков в моем личном воспоминании 中的原文校訂。——中譯者。

② 阿維洛娃 (Авилова, 一八六五—一九四二)，俄羅斯女作家；她這篇回憶錄是在她去世五年以後纔第一次發表的。她從一八九二年起開始與契訶夫通信，直到契訶夫去世。但，契訶夫去世後，她把她的信全部收回，至今未發表。——俄文本編者。

③ 即胡傑霍夫，彼得堡日報的主筆兼發行人。——俄文本編者。

初父親厭惡她的愛人，特別嚴緊的監視她，她却有一次跳舞會上逃出去『私奔』了。我呢，嫁了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，當時他在國民教育部做一個低級科員。我的過去有甚麼呢？儘是些沒有實現的夢想。……

有個夢想是打算做作家。我從小就寫詩和散文。在生活裏我所喜愛的莫過於寫作。對我來說，藝術語言是強烈而有魔力的；我看過許多書，在我喜愛的作家當中契洪節①絕不是佔末一名的地位。他的小說除了在別處發表以外，也在我姐夫主編的報紙上發表②，他的每一篇小說都使我入迷。我爲姚納③哭得好傷心！姚納對自己的瘦馬訴說心中的苦惱，因爲此外沒有一個人願意聽他講。他只有一個兒子，那兒子却死了。沒有一個人關心他。爲甚麼現在契訶夫一寫出來，大家就開始關心他，大家都來讀，有許多人哭起來呢？啊，藝術語言的萬能的魔力啊。

『務必馬上就來；契訶夫在我們這兒。』我在給小兒子遼甫希卡吃奶，他生下來已經有九個月，不過整個傍晚，我可以空出身子來，因爲他洗過澡後總要睡很久；再說，我還可以託保姆照應他。我自己小時候就是由這個保姆照應的。

密夏（我的丈夫）很忙，而且並不熱心要認識契訶夫；我就一個人去了。

① 契訶夫早年發表作品所用的筆名。——中譯者。

② 契訶夫從一八八五年起至一八八八年止爲該報寫稿。——俄文本編者。

③ 契訶夫小說苦惱中的主人公。——中譯者。

他在書房裏走來走去，彷彿在講甚麼事，可是一看見我在門口出現，就住了嘴。

『啊，甫羅拉小姐，』我姐夫塞爾蓋·尼古拉葉維奇說。『對不起。安東·巴甫羅維奇，給您介紹一下甫羅拉小姐。我的學徒。』

契訶夫很快的邁出幾步走到我跟前，帶着溫和的笑容握住我的手。我們互相瞧着，我覺着他好像有點驚奇。大概是因為甫羅拉那個姓吧。塞爾蓋·尼古拉葉維奇這樣稱呼我，是因為我臉色紅潤，頭髮濃密，當時我把頭髮梳成兩條又長又粗的辮子。

『她把您的小說都背下來了，』塞爾蓋·尼古拉葉維奇接着說，『她大概給您寫過信吧，不過她瞞着，不肯承認呢。』

我發覺契訶夫的眼睛好像微微眯着，他的硬領跟套包子那麼寬鬆，領帶也不好看。

等到我坐下來，他就又在房間裏走來走去，接着講話。我聽到他說，他上彼得堡來是爲了伊凡諾夫上演的事<sup>②</sup>，可是他很不滿意演員們，他認不出戲中的人物了，他覺着這個戲會失敗。他承認他很煩躁，灰心，痰裏都見血了。再者，他不喜歡彼得堡。他希望趕快辦完事，回去才好；他許下了願，以後再也不寫戲了。不過呢，演員其實挺好，演得也好，可是演出來的東西跟他的戲無關，他們在演『他們自己編出來的角色』。

① 羅馬神話中女花神的名字。——中譯者。

② 契訶夫的劇本，是在那年一月三十一日上演的。——俄文本編者。

姐姐娜嘉走進來，招呼大家去吃晚飯。塞爾蓋·尼古拉葉維奇站起來，所有的客人都跟着走出去。我們走進飯廳。那兒擺着兩張桌子，一張長桌子是開晚飯用的，另一張桌子上放着酒瓶和小吃。我躲着大家，一個人站在牆邊。契訶夫用一隻手端着一個碟子，走到我跟前，拿住我的一條辮子。

「這樣的辮子我以前還沒見過呢，」他說。可是我想：他對我這麼隨便，只因為我是個甚麼甫羅拉小姐，學徒罷了。是啊，要是他知道密夏，知道我有個快滿週歲的兒子，那麼……

在飯桌那兒，我們並排坐着。

「她也寫東西，」塞爾蓋·尼古拉葉維奇帶着輕慢的神情告訴契訶夫，「她倒還有點才氣……思想……雖然不怎麼樣強，不過每篇小說總算都有點思想。」

契訶夫回過頭來看我，微微笑着。

「應當寫自己看見的，自己覺得的，寫得真實，誠懇。人家常問我在小說裏要表達甚麼。我從來不回答這類問題。我的本分是寫。您要我寫甚麼，我就能寫甚麼，」他帶着笑容接着說，「要是您叫我寫這個瓶子，我就能寫出一篇小說來，名字就叫『瓶子』。活的形象創造思想，可是思想並不創造形象。」

聽到客人中有一位提出帶點阿諛意味的反駁意見，他就微微皺起眉頭，往椅背上一靠。「不錯，」他說，「作家不是鳥，光是唧唧的叫。可是誰對您說過我要他唧唧的叫？」

既然我活着，思索，奮鬥，受苦，那麼這一切就會在我寫的東西裏反映出來。……我給您把這生活真實的，也就是藝術的，寫出來，您就會在那裏面看見您以前沒看見過、沒留意過的東西：生活的反常，生活的矛盾……」他忽然掉過頭來對着我。

「等伊凡諾夫第一回上演的時候，您會去看嗎？」他問。

「恐怕不行吧。買票一定很難。」

「我送您一張就是，」他趕快說。「您是住在這兒嗎？在塞爾蓋·尼古拉葉維奇家裏？」我笑起來。

「我總算有個機會能夠告訴您我不是甫羅拉小姐，也不是塞爾蓋·尼古拉葉維奇的學徒了。他這樣稱呼我，是鬧着玩的。我是娜節日達·阿歷克謝葉芙娜的妹妹，而且，您猜怎麼着，我結了婚，做了一個家庭的母親了。因為我要餵奶，我得趕緊回家了。」

塞爾蓋·尼古拉葉維奇聽見我說的話，就對我叫道：

「甫羅拉小姐，他們要是有事，就會來叫你。我們住的地方相隔只有兩步遠，」他對安東·巴甫羅維奇解釋道。「坐着。你那小耗子睡着了。」安東·巴甫羅維奇，別放她走。」

安東·巴甫羅維奇低下頭，瞧着我眼睛。他說：

「您有兒子？真的嗎？這麼好啊。」

有時候，要把一件發生了的事說清楚，弄明白它的意義，那是多麼困難啊。其實呢，甚麼事也沒有發生。我們只不過挨得很近，互相看着罷了。可是我們的眼光裏包藏着多少

意義。我的靈魂好像爆炸了，有一個花炮飛起來，明亮而快樂，歡暢而癡迷。我一點也不懷疑的看出來安東·巴甫羅維奇也是這樣，我們驚奇而快樂的互相瞧着。

『我以後還要上這兒來的，』安東·巴甫羅維奇說。『我們會見面吧？請您把您所寫的或者出版的都給我，我要很仔細的看一遍。行嗎？』

我回到家，保姆已經在給遼甫希卡換尿布，他皺着眉頭，喉嚨裏卡卡的響，預備哭出來了。

『我有兒子？這多麼好啊，』我對他說，笑起來，很高興。

密夏跟着我走進兒童室。

『照照鏡子，瞧瞧你那模樣吧，』他生氣的說。『滿臉通紅，頭髮蓬鬆。爲甚麼緣故要紮辮子。無非是想叫你那個契訶夫贊歎一聲罷了。遼甫希卡哇哇的哭，可是她，做母親的，却在跟一個文學家調情吶。』

在密夏看來，『文學家』跟吹牛皮的人是同義語。我知道。

『契訶夫是文學家？』我乾巴巴的問。

我覺得我心裏的火滅了。我覺得那種把整個世界照得光芒萬丈的、無端的快樂已經悄悄的闖上了翅膀……甚麼都完了。一切都恢復了原來面目。爲甚麼生活應該愉快而美麗？這是誰許下的？……

自從我跟契訶夫第一次見面以後，已經過了三年。我常想起他，老是帶着淡淡的、夢樣的哀傷想起他。我已經有三個孩子：遼瓦、洛嘉、小女孩子尼娜。密夏是個盡責的父親。爲了增加收入，他另外找到在晚上做的工作，一空下來就照應孩子，陪他們一塊兒玩。

無疑的，我們的家庭幸福穩定下來了。有一天密夏對我說：

『怎麼樣，小母親？他們揪住你的尾巴了吧？』

我本來打算幹文學工作的。有一回高爾察夫①要我把寫出來的東西都送到他那兒去，後來他督促我認真工作。他對我說明我的小說的缺點，要求我重寫。有時候他對我說：『這一篇好極了，甚至可以發表了，不過對您來說還嫌太早一點。努力工作吧。』

等到我告訴他說我要結婚了，他憂愁的叫道：

『哎呀，現在全完了。這樣一來，您就寫不成了。』

可是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許下了願：絕不就此『完了』，我要工作下去，不讓婚姻礙我的事。可是我錯了。生活一下子變了，一點空閒工夫也沒有。密夏到部裏去辦公，到吃午飯時候纔回來。有時候好像我可以空下來，做點我想做的事了，特別因爲我家裏有僕人，可是這也只不過是好像這樣罷了。我整天價忙些瑣屑事：我得出去買東西，還得到密夏指

① 俄羅斯思想雜誌的主編，契訶夫在那雜誌上面發表過許多小說。——英譯者。



定的地方去買：到瑪爾斯卡雅街買咖啡，到薩朵瓦雅街買奶酪，到涅甫斯基街買煙草，到莫訶瓦雅街買汽水，等等。

我得親自做烤肉的作料，不能交給廚娘做；我得捲紙煙。不過生活中最叫我操心的事是門，那些門得整天價關嚴，免得讓廚房裏的煙子鑽進來；到傍晚可又得敞開，好換換空氣。要是密夏辦完公回來，聞着一丁點兒廚房的氣味，那我就倒楣了。有一天傍晚，密夏坐下來寫學術論文，我回到寢室去坐下來寫稿子，可是馬上就傳來了一聲喊叫：

『爲甚麼寢室的門關着呀？開開。你在那兒幹甚麼？上這兒來。』

『我要寫東西。』

『你只不過是要寫，我却是不得不寫。我這兒寫亂了。來幫我弄順當，女文學家。』後來他就在屋裏走來走去，嘴裏打噏噏，吹小箭。

臨到我向他提議分手，他就說：

『爲甚麼呢？想想看。要知道我們所有的誤會和爭吵，都由於你固執。你隨隨便便的生活慣了，愛幹甚麼就幹甚麼。你認爲這是自由，我却認爲是散漫。我不得不辦枯燥乏味的公事，因爲你願意住在城裏，不願意住在鄉下；我本來是打算在鄉下經營農莊的。現在我倒也想開了。爲甚麼你就不能想開，把家管得好好的呢？難道你能要求我光是欣賞你的美麗，對你說些殷勤話嗎？你要分手？爲甚麼呢？真不害臊……』

我清清楚楚的知道：他比以前更愛我，並沒有淡下來；我知道他缺了我就沒法生活下